



小木相声

谷斯涌 陈满平 编选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 相 声

谷斯涌 陈满平 编选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本书收集了二十类相声，在这二十多篇相声中，有正面的歌颂，有善意的讽刺，有逗人的笑料，也有以滑稽的比喻和诙谐的手法来传播新的知识。看后会给读者带来愉快的欢笑，并使他们在笑声中得到娱乐，受到教益。

另外，这本书还能为学校文娱演出，为老师开展学校的文娱活动提供资料。

小 相 声

Xiao Xiang Sheng

谷斯涵 陈满平 编选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 益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95,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200

书号:10325·21 定价:0.71元

在笑声中成长

(代序)

侯宝林

《小相声》要出书了，这是件大好事。在这里我首先代表老一辈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向积极支持和敦促动议此书出版的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表示感谢。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所以如何教育少年儿童，使之健康成长便成了一个重要课题。我衷心地感谢那些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老师、那些辛勤的园丁。

本书选编的相声作品，是近年来各种杂志发表过的作品汇萃。一共收集了二十多篇，在这二十多篇的相声作品中，有的反映了少年儿童丰富多采的生活；有的反映了少年儿童高尚的情操；有的反映了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和表演。它们不但能使孩子们发笑，还可以使孩子们从中得到科学知识、善意的批评和启发，它们确实做到了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但是，这和孩子们的需要比起来似乎还相差得很远。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呼吁：

为了这一代的孩子们，从我做起，多给孩子们写些好的，能让孩子们感兴趣的、健康的作品。

希望孩子们喜欢这本书。

目 录

惊险足球赛.....	许 多(1)
春娃娃.....	常宝华(13)
愉快的大年夜.....	何 迟(17)
“瞎话大王”回头.....	梁秉堃(28)
万宝树.....	郎德津(41)
斗牛“冠军”.....	刘庆成(48)
学成语.....	董云华(56)
“龟兔赛跑”里的秘密.....	孙 毅(61)
我的看书法.....	崔道怡(73)
大财主.....	谷斯涌(77)
倒数第一.....	姜 昆 伊国桐(84)
弹脑铙儿.....	梁秉堃(87)
狐狸和狼.....	廉春明(98)
做作业.....	陆克勤(103)
三份成绩单.....	张 弛(106)
洗衣粉豆腐粉.....	廉春明(110)
成语专家.....	邓小秋(114)
管闲事儿.....	张双勤(118)
“三眼女牛”.....	谷斯涌(125)
学标点.....	陆克勤(129)
小画家.....	张 毅(133)
编后话.....	(135)

惊险足球赛

许多

甲 你喜欢足球吗?

乙 我喜欢看足球。

甲 嘿! 可惜前几天有场精采的比赛你没看着。

乙 哪儿对哪儿啊?

甲 “摩洛哥联队”对“扒衣队”。

乙 “摩洛哥”对“八一”?

甲 哎。

乙 电台和电视台怎么都没转播呀?

甲 没通知他们。

乙 在哪儿赛的?

甲 在“胡体”。

乙 哪儿?

甲 “胡体”。

乙 我就知道有“首体”、

“工体”和“北体”、

哪儿来个“胡体”

呀?

甲 就是胡同体育场。

乙 啊? 国际比赛跑小胡

同里踢去啦?



- 甲 什么国际比赛？
- 乙 不是“摩洛哥”对“八一”吗？
- 甲 对呀。
- 乙 摩洛哥是外国客队，那还不是国际比赛？
- 甲 不是那个摩洛哥，是“蘑菇哥联队”。
- 乙 还有哪个摩洛哥联队呀？
- 甲 就是二蘑菇、小骆驼儿还有我哥，他们联合起来组成的那队，简称“蘑菇哥联队”。
- 乙 好嘛。那“八一队”呢？
- 甲 为了容易辨认，也为了凉快，另一方干脆光膀儿，把上衣全扒喽，“扒衣队”。
- 乙 咳——！
- 甲 这可是有典故的。
- 乙 什么典故？
- 甲 “赤膊上阵”。
- 乙 说的这么热闹，是一群孩子胡踢呀！
- 甲 胡踢？我们相当正规。不但前卫、后卫、中锋、守门员成龙配套，还有义务教练、裁判兼场外指导。
- 乙 这么说这里还有你？
- 甲 那当然哪。咱是“扒衣队”的中锋兼队长。
- 乙 领头儿脱大光膀子的。
- 甲 你提那干嘛呀？
- 乙 你们的义务教练兼场外指导是谁呀？
- 甲 我们同院儿的“跟着哄”大爷。
- 乙 什么大爷？
- 甲 “跟着哄”大爷。
- 乙 他怎么叫“跟着哄”啊？

甲 因为我们一踢球他就跟着哄。

乙 这老头儿多大岁数？

甲 哎呀，岁数不小了。

乙 多大？

甲 都二十六了。

乙 啊？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你们管他叫大爷？

甲 你别看岁数不大，留着两撇黑胡子，见了我们爱充大辈儿。看见我们练球，他过来了：“练球哪？来！大爷教教你们。”看见我们比赛，他又过来了，“比赛呀？来！大爷给你们当裁判兼场外指导”。

乙 噢，自封的大爷。

甲 哎。日久天长我们就叫他“跟着哄”大爷了。

乙 有意思。这准是个球迷。

甲 对，球迷。我们一踢球，他就跟着哄：“好！踢！学习容志行，为祖国争光！”

乙 鼓励你们。

甲 不光鼓励，在场外随时指导：“快！往前传，中场没人。好！过人！加油儿！射门儿——哎哟嘴！”

乙 怎么啦？

甲 球踢他鼻子上了。

乙 好嘛。

甲 他捂着鼻子还喊呢：“（学龇鼻子）往大门儿里踢！怎么往我鼻子上踢呀？”
（学甩鼻涕动作）

乙 往哪儿甩？

甲 前几天那场精采比赛就是他当裁判。

乙 结果如何？

甲 惊险极了。连续出现险球。结果是：有受伤的、有摔倒的、有挨揍的、有吓跑的。

乙 这都怎么搞的？

甲 刚一开球“磨骆哥队”的主力队员，就来了个一脚长传。

乙 这个主力队员是谁呀？

甲 就是我哥。

乙 你就说你哥哥多省事。

甲 这不是学宋世雄解说吗？刚一开球，他一脚长传，只听腾！啪！跨嚓！呱唧！哗啦——！

乙 怎么一脚踢出这么多响儿来？

甲 他刚一起脚，对面过来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子。腾！球出去了。啪！正好揍在那位腮帮子上。跨嚓！车子倒了。呱唧！那位趴地下了。哗啦——！一包“开口儿笑芝麻球儿”撒了一地。

乙 踢伤过路的啦？

甲 伤得不重，那位捂着腮帮子就奔我哥去了。

乙 麻烦了，非揍他不可。

甲 没有。他非常有礼貌地冲我哥哥一乐。

乙 他怎么还乐呀？

甲 （学天津话）“谢谢你小同学！我这脖子落枕好几天了，按摩、针灸都没管事，这一下，嘿！好——了。”

乙 敢情这还能治落枕。

甲 那位拍打拍打身上的土，骑上车走了，你说多有意思？

乙 便宜你们了。碰上这位年轻，又好脾气儿，没事儿了。这一球要拽到一个五、六十岁的胖老头儿脑袋上，他再有血压高、心脏病，你爸爸就得花个千儿八百的。

甲 干嘛？

乙 那一脚还不给踢火葬场去？一切后事就全由你们包了。

甲 哪儿那么巧哇？那位骑上车刚走，我们忽啦一下子全抢球去了。

乙 干嘛去那么多人抢球哇？

甲 不是抢足球。

乙 那捡什么球？

甲 捡他撒那包“开口笑芝麻球儿”。

乙 吃上啦？

甲 哪能呢！喂，叔叔，你的球儿！

乙 人家该感谢你们喽！

甲 吓跑了！

乙 怎么啦？

甲 以为又踢过来一个球呢，怕刚治好的落枕再踢回去。

乙 好嘛！

甲 您的芝麻球儿，芝麻球儿，一个劲地喊，他才停下来。

乙 这才感谢你们一番！

甲 接着又开球。好不容易我们攻到对方球门前，对方防守严密，我们没有起脚射门儿的机会，就在球门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突然一名队员起脚，这球高了，也偏了，撞在斜对面的墙上，又弹回来。这时双方队员跳起来争夺头球，只听腾！咚！

乙 俩人顶牛儿啦？

甲 没有。

乙 同时顶球上了？

甲 一个顶球上了，一个顶汽车上啦。

乙 哟！让汽车撞啦？

甲 不，他撞汽车了。

乙 谁呀？

甲 “蘑菇哥队”的二蘑菇。

乙 争头球他怎么会撞汽车了？

甲 俩人跳起来争头球，我们“扒衣队”队员犯规，用膀子使劲一抗他，他落地之后脚下失中，一个趑趄就奔汽车去了。

乙 对面开过来的汽车？

甲 对。

乙 哎呀危险！

甲 你别紧张。人家汽车早停住了，司机正按喇叭呢。

乙 按喇叭还听不见？

甲 这会儿别说按喇叭，你放大炮他都顾不上。

乙 这太危险了。

甲 眼看他一个趑趄奔向汽车，咚！一头就撞到保险杠上了。

乙 这下子够呛。

甲 你别担心。人家自己还给自己喝采呢：“嗨！好——疼。”

乙 好疼啊？



- 甲 眼看着脑袋上鼓起这么大一个包。
- 乙 不得脑震荡就便宜。
- 甲 这时候司机探出头来说话了。
- 乙 “找死啦！不想活了！”
- 甲 不！“有意思！敢情这足球还能下崽儿呢。瞧！脑袋上生出个小的来。”
- 乙 那司机解恨呢。
- 甲 二蘑菇正捂着揉呢，司机又喊：“哎！你甭捂着，这球跑不了。”
- 乙 这司机也够损的。
- 甲 “跟着哄”大爷看不过去了，冲着司机一挥手：“甭说风凉话儿，别看撞起个包来，没事儿，我们这位是有名的铁头后卫。”
- 乙 好嘛。
- 甲 司机说：“铁头哇？我这是四十五号钢！”二蘑菇还吹呢：“我说的呢，要铁的我早给你撞弯了。”
- 乙 嗨！自己就别吹啦！
- 甲 “慢慢揉去吧，两礼拜能下去，算你便宜。”
- 乙 这是实话。
- 甲 司机说着把车开走了。
- 乙 别干了。小胡同里过往车辆和行人那么多，既危险又妨碍交通。
- 甲 没关系，他走他们的，我们踢我们的。
- 乙 那多乱哪？不是互相干扰吗？
- 甲 我们义务教练说了，好就好在这儿了。
- 乙 这好什么？
- 甲 他说在这种场合锻炼出来，再上什么正规场面都会感到

轻松。

乙 噢，那就不惜玩儿命。

甲 没事儿。虽然开场不到十分钟就连续两人受伤，并没影响比赛进行。

乙 还踢哪？

甲 踢！而且越踢越激烈，离前半场结束还差一分多钟的时候，我带球过人，逼近了对方球门儿，只听场外指导一声大喊：“射门儿！”我飞起一脚，当！嘿！那叫准。

乙 踢进了对方的球门儿。

甲 踢进了人家的后窗户。

乙 啊？踢人家屋里去啦？

甲 可不。你说，那么小个小后窗户，它都踢进去了。

乙 巧劲儿嘛。

甲 当时我真想李富胜。

乙 你想人家干嘛呀？

甲 他要在那窗户台儿上蹲着多好哇。

乙 废话！他干嘛跑那儿蹲着去？

甲 对了，那小地方他也蹲不下。

乙 这下麻烦了吧？说不定砸坏屋里什么呢。

甲 没事儿。这家儿没的说。

乙 这是谁家呀？

甲 是哄奶奶家。

乙 哄奶奶是谁呀？

甲 就是“跟着哄”他妈。

乙 是跟着哄的家呀？

甲 对。

乙 这球也会找地方。

甲 哄奶奶做鱼呢，拿着醋瓶子正要往锅里倒醋，扑！球下来了，正好砸在醋瓶子上，啪！瓶子掉锅里碎了，唏里哗啦扑！球也掉锅里了。

乙 你瞧这漏子捅得多大？

甲 一整瓶山西老陈醋，在热油锅里一煮，那味儿串的馓鼻子，馓得哄奶奶直打喷嚏。

乙 那还不跟你们急？

甲 老太太一边打喷嚏一边嚷嚷。

乙 嚷嚷什么？

甲 “啊——嚏！我这锅是炖……炖……炖鱼，啊嚏！怎么一眨麻眼儿的工夫……啊——嚏！变成醋溜大丸子啦？！”

乙 老太太眼神儿不济，没看明白。

甲 我们都吓傻了。要说“跟着哄”大爷真不含胡，人家一声儿没言语。

乙 还挺有涵养。

甲 过来给我一个大瓢儿！

乙 什么叫大瓢儿啊？

甲 就是大耳勺子，也叫大耳切子，东北叫大脖儿拐，也叫大脖搂儿。

乙 就是照后脑勺子给一大巴掌。

甲 对。因为打的是后脑勺儿，所以我们简称曰：瓢儿。

乙 嗨！还贼呢。

甲 他给了我个大瓢儿之后，二话没说，转身跑进屋里，从醋锅里把球捞出来，一扬手，刷！又从后窗户把球扔出来了。

乙 他妈能善罢甘休吗？

甲 还没等他妈妈弄清怎么回事呢，他冲老太太一乐：“妈，您先歇会儿，我这就给您买鱼打醋去。”说着拔腿就往外跑。老太太喊：“哎……哎！啊一嚏！你回……回啊一嚏！”

乙 一句话没说出来。

甲 他跑出来了。

乙 还接着踢呀？

甲 踢不成了，又捅漏子了。

乙 又捅什么漏子啦？

甲 他光顾跑了，一出门儿正撞一位老太太身上。

乙 哟！给撞倒啦？

甲 没有。是隔壁的王奶奶，手里托着半斤肉馅儿，刚走到这门口儿，他跑出来了，正撞在王奶奶托肉馅儿那只胳膊上，呱唧！肉馅儿掉地下了。

乙 你瞧多糟蹋人？

甲 老太太这气呀：“我说你这大孩子头儿可缺了大德了！我家里等着包饺子呢，我排了半天队，买了半斤肉馅儿，让你给我孝敬土地爷了。”

乙 赶紧给人道歉吧！

甲 他没有。

乙 那他说什么？

甲 “这没事儿，老太太！您拿回家用水冲洗冲洗就干净了嘛。”

乙 肉馅儿能冲洗吗？

甲 是啊。老太太也这么说：“那不都顺水跑了吗？”

乙 对呀。

甲 “您就这么吃也没事儿，反正您牙都没了。”

乙 没牙怎么了？

甲 “您吃不出牙疼来。”

乙 这更不象话了。

甲 “你赔我肉馅儿！”“我不能赔。”

乙 为什么不赔？

甲 “球场的规矩，这叫合理冲撞。”

乙 啊？！

甲 “什么？你撞了我还合理？”“是啊，有的是地方，您干嘛偏在球场里走？”“我不在这儿走，你让我上房顶儿上走去呀？”“您不会绕场一周哇？”“绕？我得什么时候绕到家呀？”

乙 这不拿老太太开心吗？

甲 “别对付老太太了，您现在还犯着规呢。”“我犯什么规呀？”“您越位啦！”

乙 啊？！

甲 “我还没到家呢，就越位啦？”“你走不走吧？再不走我可要亮黄牌儿警告了。”

乙 还亮黄牌儿警告？

甲 可把老太太气着了，一哈腰捡起那半斤肉馅儿，啪！全拽他脸上了。

乙 好！精采。

甲 还有更精采的呢。

乙 还有什么精采的？

甲 老太太一拿肉馅拽他，他想喊，刚一张嘴，一团肉馅儿又拽过来，正好拽进他嘴里去了：“好！进啦！”

乙 这是谁喊的？

甲 看热闹的来了这么一嗓子。

乙 精采！

甲 他一边往外吐肉馅儿，一边嚷嚷：“好，老太太你敢拿肉馅儿摔我？”老太太说，“谁摔你了？”“那你这是干什么呢？”老太太说了一句话——

乙 老太太说什么？

甲 “我罚点球呢。”

乙 好嘛。